

从传统文化视角看中国人的人际信任

李妍, 贾林祥

(徐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人际信任思想, 对中国人的人际信任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人际信任与文化的关联为切入点, 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际信任思想的梳理、剖析和解读, 得以管窥中国人人际信任的特点: 中国人的人际信任作为人际交往的基础, 仍然以宗亲关系为出发点, 从而促进着人际关系的和谐。改善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状况需要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健全各种制度。

关键词: 文化; 传统; 人际信任

中图分类号: B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09)01-0029-04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09.01.06 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 获得

我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人际信任的文化资源, 几千年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和谐交往赖以生存的精神土壤。但在我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由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扬弃所带来的传统断裂和传统消失撼动了人际信任的基础,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联系之桥不断地颤抖, 使得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升腾、弥漫着信任危机的重重雾障, 剥蚀着和谐交往的基础。这不能不使我们再次将人际信任研究的视野投向我国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以文化为视角, 以人际信任与文化的关联为切入点,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际信任思想进行梳理、剖析和解读, 以便进一步挖掘、整理我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际信任资源。

一、人际信任与文化的关联

弗朗西斯·福山指出: “所谓信任, 是在一个社团之中, 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 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 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1]55} 信任, 简单地说, 是对诚实不欺的认同, 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坦诚对待和相互放心。信任以诚实不欺为本, 诚实的丧失使信任出现危机^[2]。福山认为, 信任由文化决定, 社会信任根植于宗教、伦理、习俗等文化资源之中^{[1]29}。因此, 由于文化的差异, 不同社会中的信任度相差很大。英格哈特 (Inglehart) 对几十个国家进行的“世界价值调查”发现, 一般而言, 受新教和儒家学说影响的国家比受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影响的国家更容易产生信任^[3]。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 在此我们不作探讨。国外最先给“文化”下定义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他在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说: “文化或文明, 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 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4] 后来, 美国学者克鲁柯亨和凯利进一步指出: “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

收稿日期: 2008-06-20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 (DBA080167); 江苏省教育厅基金资助项目 (07SJB880030)

作者简介: 李妍 (1984-), 女, 江苏徐州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社会认知心理学

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性式样又包含隐性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①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产生的一种心理体验,人际信任反映着人们在各种社会互动活动中所形成的安全感、依赖感,它本身属于人类创造的所有成果的一部分。从这层涵义上来讲,人际信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人际信任也是各种文化活动的成果。

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5]文化就如同一种巨大的同化力量,使接受本文化熏陶和教育的人按照特定的行为模式去生活,同时按照文化所强调的标准去衡量人们的行为并加以评价。文化的主体是人,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在社会生活中一旦形成模式就会形成一种文化,正是人的心理和行为塑造了文化本身。人际信任作为一种文化,它本身就是人们进行各种活动后所形成的产物。由于人际信任使得人们能够按照正常的方式交往,所以它也是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我们也可以说文化在人际信任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并且形塑着人际信任的程度和具体模式。而人际信任也构成并且丰富着文化,使文化能够发展延续下去。我们可以由此推论,中国人的人际信任早已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嬗变,无论在新时期中拥有怎样标新立异的内容,无论经历怎样的扬弃过程,中国人的人际信任都会附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脉动发展,并且永远都会承继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和本源迈进。

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人际信任的思想

(一) 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基础

人际信任在中国文化当中可谓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俗语言“人无信不可交也”。“信”属于“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在《说文》中“信”字被列在《说文》的言部,指的是人的言论应当诚实。在儒家思想中,“信”是一个重要的道德规范,“诚信”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石,“信任”他人是在他人能够“守信”下养成的信念。如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6]⁴⁹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信”是对仁、义、礼、智诸多原则的把握,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协调的基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为“诚”;言如其实、不欺人诤人为“信”。内心诚挚、言而有信是儒家提倡的人们建立正常人际关系的准则^[7]¹⁹²。如果人失信,则会表现出行为上的不确定性,这是要受到良心和他人的谴责的。再如“子路问孔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6]⁸⁶由此可见,孔子是将朋友对自己的信任作为追求的人生志向之一。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人际交往中的和谐和稳定,从人际交往中获得人际信任无疑是人际关系的延展,与此同时,信任也就成了进一步发展密切关系的基础。

(二) 宗亲关系是人际信任的出发点

杜维明说:“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与一个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一个与家长为准绳的官僚政治和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有密切联系。”^[8]儒家文化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宗亲文化,它是家庭为基本单位,沿伦理关系左右扩展,按儒学理论框架构筑而成的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血缘家族是儒学伦理的根基,由此引发的道德标准是传统社会中人际行为善恶的根据^[7]¹⁹⁴。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是先天赋予的,由于共同的生活等原因会形成一定的信任,但在生活中,人们也会通过各种交往方式形成各种不同的信任。而中国人习惯于将这些信任通过结拜、认亲或

① 转引自庄锡昌. 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119.

者通过中间人套近乎拉关系等方式逐步拟化为带有宗亲色彩的信任模式。这就类似一种将血缘关系进一步泛化、逐步延展到那些与自己没有血缘联系的人的社会交往关系中去。这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9]。因此，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中国人对“自己人”和“外人”的信任既会受人与人之间先天注定的那种血缘联系的制约限制，也会受到血缘宗亲关系的泛化影响，最终会形成各种类似对血缘宗亲关系的人所具有的那种信任。如对结拜姐妹的信任，对于亲的信任，对老乡的信任，对老师或者同门师兄弟的信任。俗话说“同姓的人五百年前是一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都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倾向。正是由于这种多元状态的亲密关系，中国人不但表现出对自己家人、家庭内的亲戚和家族成员的信任，而且表现出对与自己具有拟亲属关系的其他外人的信任。这种拟亲属关系下存在的信任恰恰说明宗亲关系是人际信任的出发点。

（三）人际信任是社会和谐的条件

朱子说：“信犹五行之土，无定位，无成名，而水火金木无不待是以生者。”^{[6]261}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6]175}讲“民无信不立”^{[6]144}，都是从社会政治伦理的层面强调民信之于社会国家秩序的重要作用。从中国传统伦理看来，诚信美德根源于人心，心正则诚，且只有内诚于心，方能外信于人。政治家以诚取信于民，作为道德典范的君子则以诚取信于人^[10]。

人是社会中的人，人际信任作为维系人与人相处的基本情感链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它像镜子折射出人们对于人类本性的基本信念，又如标尺影响着人际交往中的预期和决策。“信”是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信”是和谐交往的条件，“信”是社会安定的必需。中国文化虽经历了数千年的洗礼与涤荡，但诚实信任早已融入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当中，成为中国人信守不变的为人准则。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逐步密切，西方文化冲击扫荡了我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加之我国各种制度体制还不健全，社会流动也在逐步加剧，我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和相当严重的诚信危机。

三、重构中国人的人际信任文化体系

文化是道德的母体，在诚信的意义上，文化认同就等于信任。当前的文化在对传统道德进行解构的同时受到市场化的影响，导致了信任危机。信仰危机是信任危机的最高表现，信仰的失落在于文化整合人心的作用已经失去。文化整合人心功能的失去不是文化本身的必然表现，而在于没有建立相应的文化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包含的不仅仅是文化一方的自恋，而是多种社会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等等的共同支持，最后才落实于个体的生活世界，走入个体的社会交往^[11]。信任与文化密切相关，只有形成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信任文化，并将这种文化内化于人们的内心，人们才能够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而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社会规范的一致性，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性，社会组织工作的极高透明度。构建中国人的人际信任文化体系，培养公民新时代的诚信美德，也正是需要从这两个两方面同时着手。

（一）弘扬传统信德文化，加强道德建设

信任是公民群体必不可缺的公共美德。我国传统的信德文化是历史的积淀，也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人安居乐业的“定盘星”。无论从当下现实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历史渊源的角度出发，延续和弘扬传统信德文化，借助传统美德来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无疑将有助于缓解当前的信任危机，有助于建立安定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健全各项制度，打破中国人的“关系”文化格局

如果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制度化、规范化、秩序化程度低的情况，无疑会滋长人们日常生活中

长期存在的“关系文化”。“关系至上”的心态使得人的发展在血缘、地缘、业缘、友缘等裙带关系的作用下丧失公平和公正，同时也使得社会公共道德和正确价值观念越来越虚无化。所以，健全各项制度，尤其是加强权利监督机制，不仅可以在社会生活中遏制产生信任危机的各种现实因素，诸如腐败和渎职等，而且能在广大群众的社会心理上营造并建立广泛的社会信任的良好氛围。

创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应该以公民的人际信任为前提。人际信任降低了陌生人之间的恐惧与敌对情绪，增进认同与亲和，培养友爱之心。人际信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12]。

参考文献

- [1] [美]弗兰西斯·福山. 信任: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 彭志华,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
- [2] 吴锋, 赵利屏. 信任的危机与重建[J].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4): 55-59.
- [3] [美]马克·E·沃伦. 民主与信任[M]. 吴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81.
- [4] [英]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声,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1.
- [5] [德]马克思, 恩格斯.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C].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 译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第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98-703.
- [6]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7] 乐国安. 当前中国人际关系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
- [8] 杜维明. 人性与自我修养[M].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 199.
- [9]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29-40.
- [10] 万俊人. 信用伦理及其现代解释[J]. 孔子研究, 2002, (5): 5-10.
- [11] 李彬. 走出社会转型时期人际信任的困境[J]. 齐鲁学刊, 2006, (2): 137-139.
- [12] 韩东才. 和谐社会的信任文化因素研究[J]. 学术研究, 2006, (9): 55-59.

Viewing Chinese Interpersonal Trust from the Angl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LI Yan, JIA Linxia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China 221116)

Abstrac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interpersonal trust thinking. It has a major impact on our interpersonal trust. So we make association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culture as the entry point, analysis the thinking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eople's interpersonal trust: Chinese interpersonal trust, as the basi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akes Genetic relationship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promote harmony in human relationships. Changing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people's interpersonal trust, we must strengthen the leading of well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and our society system.

Key words: Culture; Tradition; Interpersonal trust

(编辑: 杨峰)